

经典是一条流动的河

邵 岭

《人民日报》（2026 年 08 月 11 日 第 20 版）

最近，不少经典作品“翻车”的话题，赫然出现在热搜榜上：《父母爱情》标签化农村女性，薛宝钗被指为“恋爱脑”，就连《白蛇传》里的反面角色法海，也被网友共情为“尽职尽责的打工人”。面对这种现象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：原来这些经典根本没那么好，再往前进一步，就会归结为“观众进步了”。这种单向度的理解，很容易滋生出一种代际优越感，让解读简单化。

问题或许不在于经典“不够好”，而在于我们正在用一种新的方式与它们相遇。一部作品能在一代又一代观众心中激起回响，说明它触及了某些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经验——爱、信念、自我认同，这些议题并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时代。但与此同时，这些普遍经验在作品中的具体讲述方式，总是被包裹在特定年代的价值观和叙事惯性里。而当每一代观众带着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意识去重新打开它，那些曾经被忽略的褶皱，便在新的目光下显现出来。

这当然首先是因为一代人集体性地更新了自己的认知工具。比如关于个体尊严与自主性，这些观点在过去几十年里，经由教育的普及、社会讨论的深化、代际观念的更替，逐渐从少数人的思考变成了多数人的常识。我们此刻回看旧作，那些在彼时因为创作局限而留下的细节自然就会浮现。《渴望》里刘慧芳的“失去自我”，《水浒传》中的“暴力残忍”，这些不是我们今天“发明”出来的，而是被我们今天的敏感“唤醒”的。

然而，仅仅“看出来”是不够的。如果只是停留在“批判”的快感里，其实是懒惰的。因为它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判断——对或错、进步或落后，而拒绝进入更复杂的思考，因此并没有完成真正的反

①（提出观点）单向度理解
让解读简单化

②（分析原因）时代意识的
更新

③（针砭时弊）不能只停留在批判

思。

真正的反思要求我们同时做到两件事：既能进入经典内部，理解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会这样讲述故事、塑造人物；又能站在今天的认知上，清醒地辨认出它的时代局限。这两件事并不矛盾，前者是一种理解的努力，后者是一种反思的自觉。如此，经典便不再是一个被批评的对象，而是一面帮助我们反观自身的镜子。比如，当我们把对《孔雀东南飞》的关注点放在焦仲卿的懦弱上，真正被拷问的，其实是我们对“责任”“婚姻”的定义发生了什么变化。

“人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”——这恰好道出了当年我们沉浸于这些作品时，不可能同时拥有的那种审视距离。后来回看青春期的日记，也不是为了嘲笑当年的幼稚，而是因为理解了那段来路，才更明白今日之自己。

举一个更远的例子。即便如电影《乱世佳人》这样的名作，在当代也因其对奴隶制的美化而受到审视。当局限性被清晰地揭示出来后，这部影片由此延伸为一个可供分析的文化文本，让我们看到种族偏见如何通过艺术手段被浪漫化，如何被缝入动人的爱情故事而变得难以察觉。同样的道理，莎士比亚《驯悍记》中的性别观念，在今天看来触目惊心，但正是这种审视，让这部剧成为了解近代早期欧洲社会秩序的一个窗口。

我们可以思考一下：连这些公认的、经得起苛刻审视的经典，也无法免于后世价值观的重新检验。所以，真正有益的审视，是要让经典成为帮助我们理解自身来路的坐标。当我们能从作品中同时读出它打动人的力量，和它被时代所局限的印记，我们也就更能看清自己，这反而成了一场迟来的对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经典不是供人膜拜的静止标本，而是一条始终流动的河。每一代人都在其中注入这个时代的理解，也因此更能辨认，我们从何处来，往何处去。

④（提出做法）真正反思

⑤（重申观点）通过经典看清自己